



二
世
は
有
下
の
家
長

〔日〕 南里征典 著

孟 传 良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孟传良译
〔日〕南里征典著

根据德间书店1982年7月15日初版
《未完の対局》译出

·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日〕南里征典著

孟传良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5插图 210,000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0

统一书号：10107·343 定价：0.97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在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基础上，由日本作家南里征典重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以比电影更为细腻的笔触，更为丰富的情节，描绘了中国“江南棋王”况易山和日本围棋高手松波麟作这两家人几十年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深刻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颂扬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和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作品塑造的人物真实，情节紧张、生动、感人。

序 言

小说《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书中写的是中国和日本的两个围棋手以及他们两个家庭几十年间悲欢离合的遭遇，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国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作者塑造的人物真实，情节感人。

看到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我不禁回想起去年在日本访问时的情景。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但访问期间所到之处，日本朋友们亲切友好的接待，至今想来仍激动不已。我深深体会到，今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比之小说所写的半个世纪之前的情况，显然是大大地发展了，而以往的传统友谊，则是今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基础。

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以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宋木文为团长的中国出版代表团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至二十日访问了日本。金秋季节，秋高气爽，这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都是探亲访友的理想季节。

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岩波社、平凡社、讲谈社等九家出版社和几家印刷公司、图书贩卖公司，加深了对日本出版界的了解。日本图书品种之多，现代化的先进技术 in 出版、印刷、发行工作中的运用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富士山的壮丽景色，给了我们美好的记忆，但使我久久难忘的还是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想，如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访问的感

受，那就是：中日应该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所以，象电影和小说《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这类以颂扬中日友谊为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出版，乃是历史的必然。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一个与我国有二十多年关系的友好团体。协会为代表团的访问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接待工作热情周到。代表团到达之前，便在《日中文化交流》月刊的临时增刊上发了代表团来访的消息，登了每个成员的照片。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晚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作家井上靖和理事长、美术史研究家、教育家宫川寅雄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举行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欢迎酒会。

在酒会上，井上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宫川寅雄致了祝酒词，日本书籍出版协会会长服部敏幸，在酒会结束之前即席讲话表示欢迎，前会长中岛健藏的夫人中岛京子，特地从爱知县赶来参加。另外，日本主要的出版社、印刷公司、图书贩卖公司的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这次酒会。

代表团团长宋木文致答词后，全团同志与日方人士分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会见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酒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从交谈中发现，他们不少人对我国的情况很了解，连武汉夏季炎热这一气候特点也非常熟悉，所以只要一提到武汉，他们就用我们国内广为流传的“武汉是个大火炉呀”、“热得麻雀都从天上掉下来呀”等夸张性的语言和我们谈笑。原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访问过中国，有的还不止一次两次。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是我们这次访问中除了全程陪同的局长助理佐藤祥子之外接触最多的一位朋友。他除了迎送之外，还陪同我们到主要单位访问，前后有十多次。在我们访问箱根时，他又从东京专程赶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饭后座谈直到深夜。

白土先生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

发展中日友好，频频往来于东京——北京。据讲，他来我国访问已达九十次（加上近一年来的活动，我估计有一百次了）。在一次交谈中，他说，九十次到中国，工作时间加起来是三年，在他的血液中有中国的粮食和美酒。他说话时满怀深情。九十次访华，我不能断定这是日本朋友访华次数的最高纪录，但却说明了，在日本，正是由于象白土这样的许许多多朋友们长期不懈的努力，才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得以不断发展。

九月十八日，德间书店负责人德间康快先生为代表团访日举行了午餐会。他是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日方制片人，刚刚在北京参加了影片首映仪式归来，所以见面之后，我们的谈话便从影片《棋》开始了。

影片上映之后，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当时正发生了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错误问题，影片的上映，其现实意义就更大，社会上的反应也就更为强烈。德间康快谈到影片开始放映后日本右派势力的破坏和捣乱，甚至采取卑鄙手段对发行这部影片的公司、影院进行威胁和恐吓，对此他一笑置之。

德间先生还谈到了南里征典根据《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电影剧本重新创作的小说出版发行的情况。这本书由德间书店出版后，在七、八月间已经印了两次，发行几十万册。他向我们代表团赠送了样书，恳切希望能在我国翻译出版。

现在，这本书已经翻译出版了。译者孟传良同志是代表团成员。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为这本书能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小说的翻译出版，既是访日的成果之一，也是中日两国出版界友好情谊的象征。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最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一次会上说：“与近邻中国友好相处，是日本的基本政策。日本反省过去的战争，不再出现以往的错误，也是发展日中

两国关系的基本。”出版事业是通过出版图书来传播科学文化、真实地反映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我相信，我们两国出版界一定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出版真实记载历史的图书，教育子孙后代，使中日两国、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我想，小说《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翻译出版的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我们坚信，中日友好之棋是世代也下不完的。

于 溪

一九八三年九月

作 者 小 传

南里征典，一九三九年生于福冈县粕屋郡宇美町。一九六〇年从福冈县县立福冈农业高等学校毕业后，加入日本全国新闻情报农协联合会，直到一九八〇年发表小说《鸽子啊，慢慢地飞翔吧！》为止，一直兼任该联合会的评论委员，指导部部长，从事新闻报导工作。

一九八〇年，他辞退日本全国新闻情报农协联合会的工作，成为专业作家，利用以前在南美、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采访的素材，发表国际冒险和社会派方面的小说。

一九八二年，为了撰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日文版小说，他曾来华访问，亲身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南里征典发表的作品有：《狮子在阴暗处流泪》、《狮子怒闯荒野》、《碧湖的骚乱》等十多种，现正在撰写以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德间书店供稿）

目 录

序言.....	于 溪 1
作者小传.....	5
出发.....	1
青年.....	36
军靴.....	62
苦恼.....	78
雪野	103
对垒	130
暗转	166
离别	184
黑市	213
长城	252

出 发

似乎稍微打了个盹。

中午还有一点时间。

“咔嚓”，车窗破裂似的声音传来，松波麟作惊醒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明白那是枪声。松波松开抱着的胳膊，把脸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

华北平原，广袤无垠。在视野的尽头，直到地平线，一片空旷。不，并不是什么也看不见。他看见一个小小的黑影正从地平线的前方、平原的阴霾处向这边移来。不一会儿，他看清了那些黑影原来是一群卷土扬尘、狂奔急驰的马队。是二、三十名骑兵。

骑兵队对着列车猛烈地进行着威胁射击。所谓威胁射击，通常是朝天开枪。可是，刚才听到的车窗玻璃破裂似的咔嚓声，恐怕还是子弹穿进车厢某个部位的声音。

社会上需要粗暴的军队。为了驱散睡意，松波麟作伸手拿起放在身旁的酒壶，斜过来呷了一口。这是在天津站买的绍兴酒。

驶出天津后，已经足足急驰了二个小时。就是距北京也该不远了。现在，北洋军的骑兵为什么象土匪一样要把这列列车在北京的前方截住？松波麟作把一双厌倦的目光投向朝列车逼近、一边与列车并排急驰、一边用马枪对着天空继续进行威吓射击的北洋军骑兵队。

不一会儿，列车挂上了紧急制动器。刹车片紧抱着巨大的动力轮，压缩制动器发出刺耳的声响，列车的挂钩发出了剧烈的钢铁撞击声。九点二十分由天津发出的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现在在华北平原的正中央，犹如一匹受惊的马，车头喘着粗气紧急停车了。

“临时检查，临时检查！”骚动的乘客们吵嚷着。就是受到检查，松波麟作也觉得没什么可怕的。然而他想，北京是否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如果是那样的话，受现政府邀请的自己的处境就变得相当不妙了。在如今这个内乱迭起的国家里，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谁又会成为新的统治者。

车厢的门开了。一个身穿北洋军的黑制服、头戴黑制帽的校官，踏着橐橐的马靴声，走进车厢，大声命令道：

“我们得到的情报说，车上有可疑分子，检查！”

一大群士兵从校官的身后拥进车厢，开始检查行李架上的行李和每个旅客的手携行李、车票、身份证等。

松波麟作随身没带一件值得检查的手提行李。尽管如此，他的日常用品还是被查看了一番。“软席”就是所谓的一等车，由于是宽轨，座席特别宽敞。在定员四人的软席间，现在坐着的只有松波麟作一人。开出天津不久，列车员端来了耶悉名茶。如今，在车厢一侧的车桌上，茶虽然凉了，但依然飘逸着一种茉莉花茶淡淡的芳香。然而，松波却一心爱喝在天津买的绍兴酒。

松波忽然注意到了车外的骚乱。

仿佛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呼喊。象是用的日语。松波打开车窗，伸出半拉脑袋向外张望。一位日本人模样的年轻人，被几名士兵拖下路堤，正要把他带走。

“我是日本人，不是可疑分子。”

那个人甩动着头发呼喊。他是个身材瘦削、脸色憔悴的年轻人。破旧的西装，外套一件连扣子也没缀的长大衣。即便是恭

维，也难称他是绅士。

“危险分子，”刚才，校官已经说过了，或许这个人就是。然而，既然遇见了日本人，那是决不能把他扔下不管的。“危险分子”这顶帽子，往往只意味着捕风捉影。

“喂！怎么啦！”

松波用日语问。被士兵们拖曳着的男人扭回了头。他望着把头伸出窗外的松波，发出了求救声。

“救救我！我是日本的新闻记者，不是可疑分子。当兵的突然乱翻我的行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就跟他们争吵起来了。我的话他们听不懂呀！”

这时，校官刚好走过来了，傲慢地站在了松波的身旁。他似乎是刚好领着士兵来到了松波的软席间，逐个地检查着软席的乘客。

“队长先生，那个男人说他是日本的新闻记者。突然强行把他拉走，那是为了什么？”

“你是谁？！”军官操着一口广东腔问。

一双凶悍的目光正直盯着松波。

“我……”说着，松波的脸上倏地露出了困惑的神色。如果是北京发生了政变，那么，现在带着的这张请柬就成了无用之物。不，也许它反而会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难堪。

可是，除此之外，又没有其它的东西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在这动乱之际，如果说自己是从日本千里迢迢到北京去下围棋，说不定这位穿着全身制服的军官会因此而大动肝火的。

然而，松波只有这张请柬。他把手伸进和服的怀里，慢腾腾地抽出一个信封，一声不吭地把它递给了军官。

军官举止粗鲁地接过信，不耐烦地把目光落在信纸上扫了二、三行。可是，不知为什么，看着，看着，军官的态度倏地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忽然，军官啪地一个立正，把手举了起来：

“您是北京庞都督阁下的客人，松波麟作先生？”他声如马嘶，再次行了个大礼。“虽说不知道，可这也太失礼啦！”

接着，军官神色慌张地向车外的部下命令道：

“喂，你们慢吞吞的干什么？还不赶快把他放了！不得疏忽，要把他好好地送回车厢内！”

确实不象是政变。然而，他们也完全不必那么惊慌不安。段祺瑞政府的左右手——庞都督虽然是显赫一时的北京卫戍司令，可是，为祝贺他六十大寿而接受邀请的我，也没理由来接受这份大礼。

由于这一幕，列车的临时检查似乎总算是结束了。不一会儿，骑兵走下车厢，刚才的那位军官对着车头发出了信号。“咯噔”，车厢摇晃了一下，车厢挂钩发出沉闷的声响，列车又缓缓地在宽轨上开始行驶了。

“哎呀，可算完啦！”松波把信揣进怀里，整了整紊乱的和服衣襟，重又坐回了软席。方才的那位青年来到他的跟前，神色有些惶惶不安。

“谢谢您，嗯……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他是一个好青年。他的脸上尽管微露着一种神经质似的凶气，然而，在他的眼睛深处却隐藏着一股纯真。

“想花软席钱的话，那就坐呗！”说着，松波注意到自己的话有点傲气凌人，“你没受伤吧！东西呢？”

“在，就这一件。”

年轻人把皮箱放在地下，向他行了个礼，然后，格外彬彬有礼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真是奇遇呀！松波六段，您为啥在这列列车上？”

“我没见过你。”

“喔，三年前，您在热海的茗松馆与筱原八段对过垒吧。那

时，我在记者室的最后一排……”

“对，是下过呀！”

下棋的人是不能一一记住挤在棋室里的记者的。松波即使不记得这个人，也不应该受到责怪。

“可是，刚才的那个指挥官，也太客气了呀！眼下，我正在学习中国话，还听不懂。他的态度为什么只那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呢？”

“为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松波厌烦地说。“一张请柬，是北京的司令官的。”

正因为困倦，他才厌烦地说。而且，他的脸上确实带有一种仿佛不好意思启齿的神色。实际上，那完全可以说是一张莫名其妙的请柬。

会来吗？江南棋王。况易山……

松波忽然把目光投向窗外，在地平线的尽头，想象着这个国家眼下的一位名气正在越来越大的青年棋手的英姿容貌。

这次，庞都督特意把自己从日本请来，其意图松波也是一清二楚的。庞都督是军阀专横跋扈的段祺瑞政府的左右手，被称为北京的巨头。他把自己请到北京，目的是让自己在他的足下，跟一位与自己一样，如今在中国被称为“风云儿”的围棋高手况易山对垒搏弈。

如是况易山，那真是棋逢对手。二年前，松波在无意之中，弄到了一本送给中央棋院塚村圭吾八段的中国棋书《古谱疏注》。当他看到把围棋的源流逾过唐、宋，一直追溯到春秋以前的文章后，松波甚至想象作者可能是位棋艺深湛的白发棋手。

然而，当他打听到况易山今年二十八岁，与自己不相上下时，松波大为愕然。当他知道况易山就是江南棋王，是将要肩负着中国棋界的未来的人物时，宛似一把刀子在深深地剗割着自己的心。那把刀子是什么？是松波最初感觉到的敌忾和畏惧。

中国本是围棋的发源地。这位苦练着正宗棋术的人是位何许人氏？下什么样的棋？也许是中国的正统棋道。想领教一下。正想和他下一盘时，这一回，万没想到庞都督却把自己请到中国来了。

松波麟作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才二十九岁。在围棋的进攻中，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他是刚刚被今年六、七月结成的日本棋院授予实力六段的后起之秀，他也不知道人们正把自己称为“麒麟儿”。

在九州和福岡的日日新闻社举办的围棋淘汰赛中，对方虽然让二子，但是，当他在官子阶段以还手战胜从中央请来的塚村圭吾六段时，那一年，他才仅仅二十一岁。虽然仅失一城，而且，那还是“大意失荆州”，但是，事实上，自己毕竟是输了。当塚村看到这位榜上无名的地方青年的禀赋后，棋赛刚一结束，他就把松波麟作收在了自己的门下。

松波麟作拜塚村圭吾为师，受到塚村的熏陶，在以后的六年间，他的棋艺有了惊人的长进，如今被称为中央棋坛的“怪杰”。如能在中国磨砺一下棋艺的话，就是死也瞑目了。这次邀他来中国，他是不该拒绝的。松波愉快地离开日本，来到了中国。

“松波六段，在您的沉思中打搅您，对不起。这是我的名片，以后，请您把我记住。”

坐在面前的年轻人郑重其事地说着，毕恭毕敬地递上了一张名片。松波恍然大悟地抬起头，接住了递过来的名片。

——东都日日新闻社上海分社 恩田雄二——

“学艺部的记者为啥要去上海？”

据说撰写围棋和象棋观战记的新闻记者，是属学艺部所管。他觉得这位学艺部的记者，无论如何与派驻战云滚滚、时局动荡的中国特派员是不相称的。

“是啊，报社也是个小小的非常时期。这一回，从学艺部把我抽出来后，就立即派我到上海分社工作。由于走马上任，对北京、

天津、满洲等地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所以，我想先慢慢地去了解一下北京的形势。总而言之，这是个关键的时刻。”恩田说。

的确是个关键时刻。一九二四年(大正^①十三年)这一年，中国正处在内乱之中。纵然说是一种革命高潮之间的不可思议的骚乱状态，也未尝不可。

早在十三年前，孙文就已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立宪共和国。为了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常处在欧洲列强的野心和瓜分危险之下的中国拯救出来，孙文几经曲折，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了倡导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

然而，那并不能说这个偌大的、被称为“沉睡的雄狮”的中国，从此就举国一致，顺利地走上了通往近代化的道路。军务官僚的寡头，曾被清朝委任为镇压革命军的全权代表袁世凯，一手操纵着继承李鸿章衣钵的精悍的北洋军，他不但不革命，反而进攻革命军，与孙文分庭抗礼。之后，孙文与袁世凯缔结和约，孙文以废除清朝、维护共和制为条件，同意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袁世凯取代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用武力威胁年幼的皇帝，迫使宣统皇帝从皇宫、皇室引退，满族、蒙古族、土耳其族、藏族与汉族人享受同等待遇等为条件，颁布了退位诏书，从此，具有二百七十七年历史的清王朝彻底地寿终正寝了。

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对推翻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专政君主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到头来，这场革命可以说是被称为半封建军阀之雄的袁世凯在革命的中途窃去大权，夺取了革命的成果。在松波访问北京后的第二年，孙文留下“革命尚未成功”

① 大正：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明治天皇之子，原名嘉仁，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去世后即位，年号改为大正。殁于一九二六年。